怒髮衝冠<sup>2</sup>,憑闌³處、瀟瀟雨歇。抬望眼、仰天長嘯<sup>4</sup>,壯懷激烈。三十功名塵與土<sup>5</sup>,八千里路雲和月。莫等閒、白了少年頭,空悲切。 靖康恥<sup>6</sup>,猶未雪;臣子恨,何時滅!駕長車<sup>7</sup>、踏破賀蘭山缺<sup>8</sup>。壯志飢餐胡虜<sup>9</sup>肉,笑談渴飲匈奴血。待從頭、收拾舊山河,朝天闕<sup>10</sup>。

## 一、作者簡介

岳飛(公元 1103-1142),字鵬舉,相州湯陰(今河南省湯陰縣)人,南宋抗金名將。北宋末年開始參軍,參軍數年後發生靖康之難,宋徽宗、欽宗二帝被俘虜北上,宋高宗建立南宋,改年號建炎。時岳飛輾轉任宗澤、張所、王彥、杜充部下抗金,後率部卒屢戰皆捷,又收降不少來附軍隊,建立「岳家軍」,成為抗金勁旅。紹興十年(公元 1140)在朱仙鎮之戰取得大捷,有望直搗黃龍,惜宋高宗懷有私心,恐防失去帝位,於是以金字牌下詔岳飛班師回朝。岳飛無奈回到京城臨安,及後被秦檜誣陷,用「莫須有」之名將他入罪。到宋孝宗時始得昭雪,謚武穆。宋寧宗時追封為鄂王。岳飛除了善於行軍打仗,也以文才見稱,但傳世作品不多,後世編有《岳武穆集》。

## 二、背景資料

《滿江紅》大概寫於南宋紹興初年。時南宋軍民英勇抗擊金兵,屢次獲勝,軍事形勢轉好,岳飛因而作此詞述懷。本詞慷慨激昂,悲壯雄健, 千古傳誦,歷來評價甚高,如沈際飛《草堂詩餘正集》云:「膽量、意見、 文章悉無古今。」又云:「有此願力,是大聖賢、大菩薩。」

## 三、注釋

- 1. 滿江紅:詞牌名。
- 2. 怒髮衝冠: 憤怒得使頭髮豎立頂起帽子,形容盛怒的樣子。
- 3. 憑闌:倚憑欄杆。瀟瀟:風狂雨驟的樣子。雨歇:雨停歇下來。
- 4. 長嘯:撮口發出長而清越的聲音。嘯:粵[笑], [siu3]; 粤[xiào]。
- 5. 三十功名塵與土:多年來所建立的功業和名聲,就像塵土一樣微不足

道。

- 6. 靖康:宋欽宗年號。靖康二年,汴京(開封)失陷,徽、欽二帝及太子、公主、六宮嬪妃三千餘人被金人擄走。恥:恥辱。
- 7. 長車:古代兵車。
- 8. 賀蘭山:位於寧夏與內蒙古交界處。這裏借指金兵的軍事要塞。山缺: 即山口。
- 9. 餐:吃,作動詞用。胡虜:對金人的蔑稱。
- 10. 朝:朝見。天闕:皇宮,這裏借代皇帝。

## 四、賞析重點

岳飛於「三十而立」之年寫下此詞,當時抗金形勢向好,他收復失地 的願景有望達成。上片抒發國恥未雪的憾恨,下片表現收復河山的決心和 信心。

上片開頭「怒髮衝冠,憑闌處……抬望眼、仰天長嘯,壯懷激烈」幾 句,是岳飛的自述。驟雨初停,他倚憑欄杆而立,遠望河山,想到國恥未 雪,心中憤怒難以抑止。「怒髮衝冠」四字是典故成語,化用《史記》奇 語,以突出情感之憤激,表明與敵人的深仇大恨。《史記》其中兩次寫怒 髮,一處是《廉頗藺相如列傳》,藺相如持和氏璧玉倚柱「怒髮上衝冠」, 怒責秦王貪婪;另一處是《刺客列傳》,荊軻入秦刺秦王,眾士送行時「皆 瞋目,髮盡上指冠」。岳飛「憑闌」遠望河山而倍生感慨,此時,雨後煙塵 俱澄淨,所望也更遠更明晰,於是他仰首望天長嘯,抒發內心的激烈壯 懷。由「怒髮衝冠」而轉至「仰天長嘯」是一轉折。「三十功名塵與土,八 千里路雲和月」一聯,岳飛回顧往昔,感歎自己已三十多歲,然所獲功名 成就卻如塵土般微小。其實這是岳飛自謙之詞,當時他抗金有功,獲擢升 節度使、制置使,然而他並不就此而滿足,一心想着追雲逐月,轉戰千 里,抗擊金兵,收復失地。「莫等閒、白了少年頭,空悲切」幾句,自勵莫 輕易讓光陰虛度,要不然頭髮變白了卻一事無成,那時就悲切痛悔也徒然 了。此處聯繫上、下文,反映岳飛早決定將畢生精力貢獻抗金復國大業, 故此自勉要珍惜光陰,為實現目標而奮鬥。

下片表現岳飛對侵略者的憤慨,以及重整山河的抱負和決心。「靖康恥,猶未雪;臣子恨,何時滅」四句訴說國恥未雪,作為臣子,心中自然憤恨難平。「靖康恥」指「靖康之難」,當時國家首都被攻破,徽宗、欽宗二帝被擴去。這四句句式短促,一氣直下,充分流露岳飛的憤懣之情。「駕長車、踏破賀蘭山缺」一句抒發抗金的決心,展現攻陷金人軍事要塞的大志。「壯志飢餐胡虜肉,笑談渴飲匈奴血」一聯,岳飛以憤激誇張之語,直抒對侵略者的切齒之恨,謂要懷壯志啖食敵人的肉以解飢,笑談着喝飲敵人的血以解渴。句中胡虜、匈奴二詞乃古代對北方外族入侵者的蔑稱。這

兩句對仗工整,同時形象化地表現出英勇抗敵的雄心。最後兩句「待從頭、收拾舊山河,朝天闕」,以期望功成後班師回朝作結,「山河」、「天闕」皆借代手法,「山河」指國家,「天闕」指皇帝,「朝」是朝見,古代以皇帝作國家最高象徵,對皇帝忠心也就是對國家忠心,故完成大業,也以朝見天子作結,表達了對國家的一片忠心。

全詞充滿豪言壯語,氣勢磅礡,音調激越,粗獷中又見細緻。從詞學傳統而言,此篇寫法不像其他詞家詞作,既不曲折,又不蘊藉,詞意難以抑勒,但細賞之下,則又會發現此篇無論用字、押韻、章法都妙合無垠。全詞皆用入聲韻,上片「歇、烈、月、切」押韻,下片「雪、滅、缺、血、闕」押韻。所用聲韻正好表現決斷的語氣,配合詞意,有助表達壯士之豪情。下片中多三字短句或短語,節奏比上片急促,正好配合壯士抒懷,越來越激昂的情調。